

此生只為守敦煌

常書鴻傳

葉文玲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若再一次託生爲人

我將還是常書鴻

我還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魂系敦煌



八十九叟常書鴻





20 世紀 50 年代，常書鴻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辦公室工作
孫志軍供圖



常書鴻速寫《修繕大佛殿》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1955年10月20日·常書鴻
在敦煌莫高窟第369窟臨摹
孫志軍供圖



常書鴻油畫《敦煌四月初八廟會》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常書鴻油畫《G 夫人像》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常書鴻油畫《畫家家庭》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常書鴻油畫《沙娜》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敦煌莫高窟第 217 窟《觀無量壽經變》(盛唐)

孫志軍攝影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五台山圖》局部（五代）

孫志軍攝影



敦煌莫高窟第 57 窟《脅侍菩薩》(初唐)
孫志軍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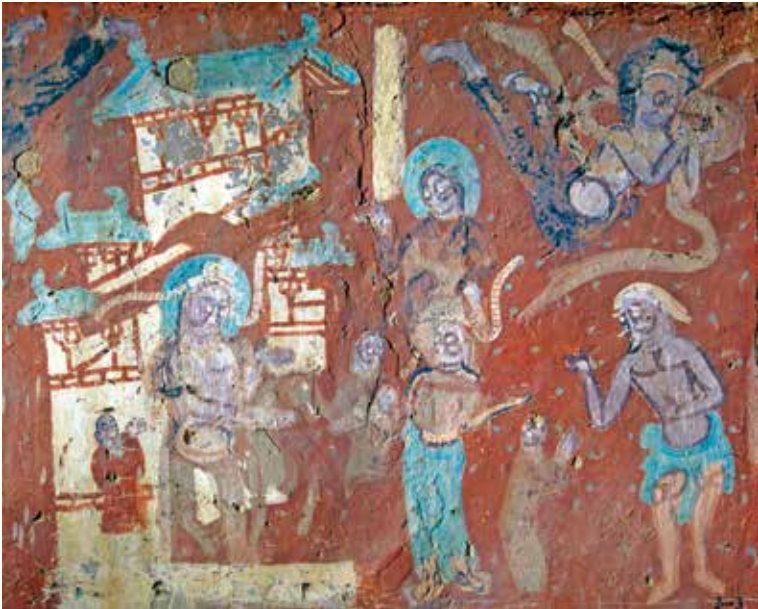


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化城喻品》（盛唐）

孫志軍攝影



敦煌莫高窟第 254 窟《薩埵那太子捨身飼虎圖》(北魏)
孫志軍攝影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出遊四門》(十六國)
孫志軍攝影



常書鴻與李承仙



敦煌莫高窟的佛塔
孫志軍攝影

目 錄

西湖少年試丹青.....	1
學業有成藝漸長.....	8
孤身萬里渡重洋.....	21
師從名家在里昂.....	35
嶄露頭角誠快意.....	44
巴黎深造登殿堂.....	56
連獲大獎露崢嶸.....	68
機緣巧合識敦煌.....	76
顛沛流離難如意.....	88
魂牽夢縈思敦煌.....	105
歷經磨難終得見.....	127
狂風漫天沙滿窟.....	146
千佛洞前築「金帶」.....	165
千辛萬苦尋常事.....	181
「敦煌就是我信仰」.....	195
重任在肩喜相連.....	213

天長日久情生變.....	225
覆水難收鏡難圓.....	244
棄我去者不可追.....	266
舉步維艱戈壁灘.....	282
曾經弟子皆離散.....	299
父女攜手辦畫展.....	313
再結良緣在蘭州.....	325
藝展轟動上海灘.....	350
願與敦煌長相伴.....	365
歌舞蹁躚慶解放.....	383
敦煌藝術展新顏.....	394
再守敦煌四十年.....	412
大也盛也一生緣.....	426
尾聲.....	441
後記 願借丹青寫風神.....	444

西湖少年試丹青

第一次睜開眼睛認識世界，他最先看見的是母親那雙瞳仁墨黑的杏仁眼。

他降生在 1904 年 4 月 6 日（光緒三十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午時。他沒有聽見自己落生時的雷聲，倒是在 6 歲那年，聽見了滿街滿巷的槍炮聲。伴隨着驚心動魄的聲音，還有一場熊熊大火，連碧綠的西湖水都映成了一片閃閃爍爍的金紅色。

西湖水竟會是金紅色的！他自小對顏色就特別的敏感。他還記得，大火燒起來的那會兒，他們全家倉皇地分頭逃離了那個叫旗下營的祖居，那天他與祖母恰巧從親戚家串門回來，被逃難的人群裹捲，祖孫兩人驚恐萬分地跑到南高峰的一所破廟大殿裏，躲在大殿的供桌下。

那一年，祖父早已亡故，父親也不在杭州。母親和兩個次第出生的弟弟還有三個姑姑，沒來得及與他們一起奔逃，分頭躲在城裏的漢人親戚家中。

幼小的他緊緊抓着祖母的衣袖，低聲說着：「奶奶，我怕，我怕。」祖母把他緊緊摟在懷裏，一邊不住地喊着他的小名「靈官」，一邊喃喃地唸着菩薩保佑。自此後，他記住了祖母為他取名靈官的含義。祖母後來逢人便說正是為他取了這個消災祈福的好名字，菩薩發了慈悲顯了靈，他們全家才逃過了一場災難。

三天後，祖孫兩人終於回到城裏，回到旗下營的老宅院並和母親、弟弟相聚。平日少言寡語的他突然問：「奶奶，為甚麼我們

逃，邱婆婆沒有逃呢？因為我們是『韃子』，是嗎？」「小孩子家別胡說！」慈祥的母親突然瞪了他一眼，下意識地將兩歲的弟弟摟在了懷裏。

祖母把他從母親身旁牽走，高高地揚起頭，輕輕地咕噥：「旗人有甚麼打緊？杭州城裏的旗人，多了！靈官乖孫兒，你記着，你爺爺雖然吃皇糧，可沒有打過仗殺過人，我們不怕的。靈官，我們有菩薩保佑呢！」

靈官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地記住了：世上，原來有保佑人的「菩薩」。

靈官還記得，自打大火過後不久，家裏的日子突然就過得緊了，許許多多日子，灶房的案板上沒放過一刀新鮮的牛羊肉。

靈官當然很饞吃肉，可吃肉越來越少這個嚴峻的事實，由同樣疼愛他的二姑挑明了：革命革到他們頭上了，他們這些八旗子弟包括他們的男丁後代，原有的那份旱澇保收的皇恩官餉，統統取消了。而本來在外頭做着一份小小差事的父親，也被祖母叫回了家，家裏生活斷了主要來源，叔伯兄弟從此要各自單過，祖母要這個長子來主持分家。

常家這個本有四男三女二十幾口的大戶人家，分成了兄弟們各自獨挑過日子的小家。

靈官最喜歡的長輩之一，是會畫畫的三叔。三叔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痺症，走路不行，左手萎縮得厲害，能動彈的只有右手。但三叔卻非常了不得，一隻手的他，能畫絕妙的畫。三叔的畫作對象雖然都是些花兒草兒、魚兒蝦兒，但這些花草魚蝦在三叔筆下，真正是花開草搖魚游蝦跳，靈動極了。看過三叔畫兒的人，

總是嘖嘖連聲。

因為父親總在外頭忙，靈官和三叔接近的機會更多。靈官真想甚麼也不幹，甚麼學也不用上，就和三叔一樣，拿着畫筆學畫畫。可是，三叔不讓，父親和祖母更不肯，在他們眼裏，靈官以後一定會出息成更有用的人物，當務之急自然是讀書。哪怕典家產賣田地。

有天下午，靈官去看三叔畫畫，他看着三叔的額頭滲出一顆顆汗珠，就懂事地拿來一把大芭蕉扇，要為三叔打扇。剛扇了兩下，三叔就喊：「別扇別扇！」靈官一看，果然，畫紙被風一扇，叔叔沒法畫了。

三叔看他轉來轉去沒着沒落的樣子，就說：「好孩子，你真想幫三叔的忙，就給這些花瓣添添色，怎麼樣？」靈官咧開了嘴——三叔指點他如何在每張畫片的花瓣上塗顏色，靈官也真靈，沒過一會，他就對三叔說：「我知道怎麼做了！」

靈官塗得飛快，快得將三叔畫好的所有小畫片都塗完了，他得意地催着三叔說：「三叔，你可快點呀，我這裏就剩最後一張了！」三叔聞聲邁着不靈便的步子過來一看，連聲「哎呀」道：「靈官，你幫了倒忙了！你看，荷花的花瓣是外緣紅還是裏心紅？你再仔細看看三叔剛才教你畫的樣子！」

靈官仔細一看，臉紅了。剛才粗枝大葉只圖快，全弄顛倒了。看着這些塗走了樣的畫片，他難過極了，囁嚅道：「三叔，我，我弄壞了……」

三叔並沒責備他，只是說：「靈官，學畫畫，第一要心細，第二還是要心細，不光心細，還得學會看，不光看我畫的現成的畫，還要到處留神，喏，外頭不是有現成的荷花嗎，仔細看看

去，看熟了再動手就不會出錯了！」

畫畫兒，第一要心細，第二還是要心細！要不懂，就到實地去看看！

三叔沒有一句責備靈官的話，可這些話語，一句句像秤桿釘星，星星點點，全釘進了靈官小小的心裏。

三叔這幾年來一直在為文具店畫小畫片，教堂的福姑娘見他畫得好，就請他畫聖誕節、復活節的賀卡，這一來，三叔得到的報酬就多了起來，三叔將所得全部交給祖母，常家的飯桌上也漸漸有了葷腥。對祖母來說，讓兒孫們吃到一點葷腥，還遠遠不夠，不是目標。常家老太太的目標很明確：有朝一日搬回城裏祖居的「存德堂」去。

很多很多年後，靈官還記得，當年為了大家庭那二十幾口人的生計，為能有比較可觀的租金貼補家用，祖母斷然決定搬出了「存德堂」。可臨到搬家那日，祖母傷心哭泣，真有點生離死別之味，院中的那棵百年老槐樹上，東一把西一把地抹着老人家的斑斑淚痕。

「奶奶，別傷心，爹爹說我很快就長大了，我長大了唸書掙錢，掙許多許多錢給奶奶！」對於祖母來說，最最安慰的，莫過於聽到懂事的孫孫靈官的這句話了。

六月是荷花的季節。西子湖畔的荷花特別有靈性，有一種特別的攝人魂魄的魅力。

1912年，西湖柳浪聞鶯附近有個叫荷花池頭的地方。荷花池頭有荷有池，有草有樹，白牆黑瓦的房舍參差，比起那些鬧熱地場，這荷花池頭顯得格外清靜。常家是新近搬來的住戶，左鄰

右舍後來知道，這個祖上姓着伊爾根覺羅姓氏、現在改姓常的人家，進進出出有着一二十口人，他們是旗人。常家那小小的廳堂掛着去世的先人的大照片。這位穿過鑲金黃袍、頭戴紅纓帽的常家先人，曾經是一名駐防的雲騎尉。

靈官最愛流連的地方就是荷花池畔。這裏不光有水有荷花，不遠處的園中還有梧桐樹和橘子樹，樹下常常有許多蚰蚰。更重要的是，搬到這兒，有了幾個很會玩的小伙伴，釣魚、捉蝦，常常玩得像隻泥猴。

天蒙蒙亮，靈官就躡手躡腳爬起來了。釣蝦用的幾根細竹竿，預先已放在伙伴阿五家，昨天傍晚挖好的大蚯蚓，裝了一隻空鐵皮罐頭，就用樹葉遮埋在池塘邊的梧桐樹下。靈官一氣兒跑到池塘邊，好傢伙，半浮在水面的石頭上，黑黝黝地爬着的，竟全是河蝦！靈官按着阿五昨天教他的方法，將蚯蚓一一穿在竿子上，悄悄地沉下了釣竿。這時，揉着眼睛呵欠連連的阿五來了。靈官興奮地大叫：「阿五，看，看，全是，全是蝦！」

阿五做了個叫他切勿聲張的手勢，輕輕地對他耳語：「莫吵，莫吵，蝦兒也有耳朵的，你一驚牠，牠馬上就蹦回水底去了。」靈官咯咯地笑起來：「蝦兒也有耳朵？」莫看阿五才比他大半歲，在這些事上，阿五可比三叔和先生還在行。

兩個小伙伴不慌不忙地下竿、收竿，哇哈，活蹦亂跳的蝦兒，一隻隻地「收」到他們準備的面盆裏。

一盆活蹦亂跳的蝦兒端進了廚房中。剛剛將一鍋泡飯燒好的母親和聞聲出來的奶奶，又喜又驚地瞪圓了眼睛。

六月十八，西湖上年年要舉行「荷花燈會」。杭州在外鄉的親親眷眷，這天都來串門走親戚，為的是晚上好到西湖邊看熱鬧。

嫁在諸暨的小姑母，也回娘家來了。

吃了熱熱鬧鬧的團圓飯，除了走動不便的三叔，全家老小都到西湖邊去看荷花燈會。這一天，只要有城門的入城口，大清早就四門大開，杭州城外的人源源不絕地湧進城裏、湧向湖濱，清波門、湧金門、武林門、清泰門的各路小巷，人們扶老攜幼，人聲歡動。

真是火樹銀花不夜湖！一年一度的西湖荷花燈會，成了人間美麗而極具詩意的一道風景。盈盈十里方圓的西子湖，今晚越發碧水如鏡。湖面上綻放了一朵朵別樣的蓮荷，一盞盞紮製得美麗精緻的荷花燈，如朵朵飄在水上的彩雲，悠悠浮蕩。

沒有誰劃分區域，也沒有誰規定樣板，大大小小的荷花燈，全出自放燈人自己的心裁；華麗的，玲瓏的，一盞盞花心透明、競放異彩的荷花燈，帶着萬千放燈人的迎佛心意，漸漸漂向鏡湖深處。

今晚也是西湖船家最忙的時刻。平日所搖的載人小船，都早早地有了主；那幾條五彩繽紛的畫舫，更像競渡的龍舟，在湖心搖曳穿梭，直待滿湖的盞盞荷花燈大放異彩時，龍舟內早已倩影翩躚，笙歌陣陣了。

擠在岸邊觀景的人們，蜂擁着，評說着，忽然間，只聽得吱的一聲長嘯，一支煙火的火箭飛向夜空，霎時間，鏡湖上撒下了一陣炫目的五彩光雨！人們歡聲雷動。

靈官被這美麗的景象深深迷醉了。他循着人流儘量朝前擠，濟濟人頭卻擋住了他的視線。他一急，忘乎所以地往前一擠，不料腳下一滑，「撲通」一聲掉下湖去了！

「哎呀，靈官！靈官！」祖母忙將手中的拐杖遞了過去，着

急地喊，「快快，快抓住！」靈官連忙伸手去抓，拐杖雖然近在眼前，卻怎麼也抓不住，「咕咚」一聲喝了一大口水……突然，一隻不知從何處伸來的大手，像拎小雞似的將他拎出了水面。

「哎呀，好險，好險！」人們又是一陣歡叫。母親和祖母一邊唸着「阿彌陀佛，菩薩保佑」，一邊忙着為水淋淋的靈官揩抹。

靈官抹着臉上的水珠，回頭看看自己剛才落水之處，不過二尺深。「媽媽，奶奶，讓我再看一會吧！」他輕聲說。祖母說：「得得，靈官明天就要去讀書了，今晚難得的，就讓他再看一會吧。六月天，浸點水不妨事的。」祖母越說聲音越大，「今天晚上浸點水真當是好事嘛，我們靈官是條小龍，真真當當是龍年午時生的，就是要下水去迎迎觀音菩薩呢！」

燈盡人散，他們才回到家。三叔的屋裏還亮着燈，靈官顧不得別的，一步就蹦到了三叔屋裏。他要跟三叔盡情描述剛才看到的景致。

一進門，靈官的眼睛瞪得溜圓。西湖荷花燈會的景象，在三叔屋裏牆上再次展現了——那湖光湖水、那龍舟小船、那一盞盞玲瓏剔透的荷花燈，還有那扶老攜幼的盡展歡顏的人群，無不惟妙惟肖……「三叔，你又沒有去看，你怎麼知道這些？」

「是的，三叔沒有看，可三叔能想像呀！」三叔笑咪咪地舉着畫筆，為這幅《西湖燈會圖》塗上了最後一筆。「知道嗎，三叔靠的是想像。想像，懂嗎？畫畫，不光是用手去畫，還要用心去畫。要會想像。」

靈官把三叔的這些話，吞進了心裏。

學業有成藝漸長

快樂的辰光如同虹霓，總是分外短暫。

當靈官跨入時敏小學的大門時，總要想起剛剛離開的梅青書院。梅青書院是私塾，且又是親戚辦的，他跟着那個蓄着山羊胡的叔伯公公之乎者也地讀了兩年，竟難以記得讀了些甚麼。可這時敏小學，就不一樣。它是辛亥革命後，正兒八經辦的「洋學堂」。

在這裏讀書，半點都不能含糊。第一次看見章校長，光校長的神情，就令他十分敬畏。章校長倒背兩手，威嚴地乾咳了兩聲，跟在校長身後的那個胖校工就喊起了口令：「大家快站好，向孔夫子孔聖人神座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鞠完這三個躬後，他走向校工指定的座位，發現座位的小桌上貼着一個正楷書寫的名字：常書鴻。

這個名字是父親為他起的，略通文墨的父親為取這個「往來有鴻儒」的大名，與三叔四叔商量了大半夜。

雖然他在這個小學只讀了一年，這個大名卻伴隨了他一生。一年後，常書鴻轉到了學習環境更好的蕙蘭高小。

蕙蘭高小的操場上，一群剛下課的孩子嬉笑着奔跑，一個籃球成了孩子們歡樂的中心。

常書鴻照例也離開了教室。但他不是去操場遊戲，而是跑向五年級的一個教室，去找一個叫陳永安的同學。陳永安功課好，又畫得一手極好的水墨畫。常書鴻一有空就到班上找他。

「永安，校長已經答應我跳級上你們這一班了！」「真的嗎？真有你的，書鴻！」瘦高個子的陳永安，聽了這話，由衷地為他高興。他想了想，轉身又從抽屜裏的一個大書包裏掏出甚麼。「好，書鴻，閉上眼睛，轉過身去。」

常書鴻睜開了眼。哎呀，永安送他一疊不算齊全但地道的線裝《芥子園畫譜》。常書鴻感激莫名。前些年，三叔曾不止一次向他提起，家裏曾經也有一套印製精美的《芥子園畫譜》，可是，它們在戰亂和搬遷中遺失了。三叔每每提起此事痛心疾首的樣子令書鴻難以忘懷。

常書鴻鄭重而珍愛地接了過來。他曾在永安家中看到一本《東方雜誌》，裏頭印了幾幅彩色的「泰西名畫」。他一看就著迷了。畫畫要能畫到那個份兒上，多好啊！

「書鴻，你也不小了，凡事都要有自己的主張。」每當父親用這種口氣開始他的「常氏家訓」時，書鴻就知道：父親又要發表他對於兒子是從事畫藝還是去考工業學校的見解了。

常書鴻低眉順眼，垂手而立，略顯厚實而又棱角分明的嘴唇，抿成了地地道道的「一橫」。

常庚吉視而不顧兒子的表情神色，任自己的語言之河汨汨流瀉。「我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雖說現在分成幾撥人吃飯，到底是一二十口人二十來張嘴啊。你爺爺過世早，長兄為父，我這個老大沒有能耐挑好這個擔子，真是愧對列祖列宗。我這份工藝廠錄事的差事，薪水太薄。多虧你祖母她老人家還硬朗，心氣強，多年來將她的那些首飾一一變賣了貼補家用，我們才勉強維持。可如今，你祖母也老了，首飾賣完了又上哪裏找貼補呢？所

以，你得體諒父母的難處，畫畫是消閒事，不能當飯吃。你三叔他是身手殘了沒辦法，他不撿起這行當，又怎麼辦呢？常言道，知書達理，你上了學堂，知了書就要達理。我們和陳家是不能比的，陳永安家有做生意的舖子，鄉下有田地……」

沉默了半天的書鴻，嘴巴一張，蹦出一句：「我沒有和他比。」

「這就對了。常言說，人比人，氣死人。我知道你有畫畫的天分，可如今不是靠畫畫吃飯的年代，甚麼唐伯虎、文徵明，那是戲文裏唱唱的，人家茶坊裏當消閒事講講的。這麼大一個杭州城，現今我還沒聽說誰是真正靠畫畫養家糊口的呢！你要報上了這個工業學校，讀完三年畢了業就有一份差事好尋，不管到哪裏做職員，薪水總是不低的。在我們這樣的人家，有職業就是正道，就是活路。明白嗎？書鴻，我知道你是聽話的孩子，報學堂的事就這樣定吧。好了，不早了，去睡吧，明天早早起來！」

「聽話」的兒子，順從地回轉了身。嚴厲而固執的父親，沒有看出來：廳堂的地板——兒子站立過的地方，有一小攤濕印。那是書鴻流下的眼淚。

去，還是不去？常書鴻在報名處的牌子前走過來又走過去，徘徊了不知多少個時辰。他睨着學校斜對過的那間小小酒舖，心想：我數到五十，如果裏邊再出來一個人，我就去報名，如果沒有人出來，就放棄……他翻來覆去地「占卜」着，可是，每每「應驗」到「不去」，卻又不甘心：重來重來。

當然，他心底還是想去，畢竟是去考留法勤工儉學，而且是去巴黎。巴黎！只要想想這個名字，就叫人心裏一片醉意。可

是，去巴黎，有那麼容易嗎？父親他不是說過……

父親那副疲憊而嚴厲的面容，驀地跳上了腦海。還有母親。母親那雙原本十分美麗的眼睛，這兩年忽然就沒有了光澤，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的憂傷。母親從一個美麗的少婦，這麼快就未老先衰地變成一個小老太太了。面對這樣兩雙眼睛，他無論如何硬不起心腸，做出違拂父母心意的事來。

可是，難道要放棄嗎？機會多難得呵！陳永安說，那個在明光中學教圖畫的老師，畫的素描遠遠不如他們，可人家前天就去報了名。報了名一出來，他就對人豎起了大拇指，那意思是明白不過的：大有希望！是的，希望對於每個人都是存在的，但假如不去實踐，不去爭取，那就永遠沒有希望。怎麼辦？怎麼辦？去，還是不去？

常書鴻心裏苦惱極了。

名是報了，背着父母偷偷地報了，這在他而言是「大不孝」。因為報的是「勤工儉學」，連報名費，也是一向友愛的陳永安替他出的。於是，他就將這事對父母瞞了個嚴嚴實實。

「榜」很快就「發」了：儘管他別的功課都優秀，但人家要考法文。法文對他來說是「白板」一塊。

他落選了。落選了，暫時死心了。

那就投考「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電機科」吧——這一來，在父親跟前大可交代了。

這份「榜」，也很快發了出來，如願以償——不，應該說父親如願了：他們常家最聰明、讀書最好的常書鴻，在1918年的冬天，遵父親之囑，成了「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電機科」的學生。

十四五歲的少年常書鴻，當然不會想到，若干年後，這個「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成了全國一流的大學：浙江大學。

學是上了，可是，書鴻還是天生跟數學、電機這類理工學科無緣。

伊爾根覺羅這個姓，沒有數學遺傳因子；常家的這個在畫畫上絕頂聰明的少年常書鴻，拿回家的成績表上，數學才得了45分！

善解人意的母親替他出主意：「靈官，別給你父親看，要曉得你父親他也不會算術呢。他要不問起，你不聲張就是。靈官，反正我們又不是做生意的人家。算術好不好不關緊的。」

常書鴻苦惱地笑笑。可憐天下慈母心！是的，他要不說，父親自然不會盤問，可是，自欺欺人的行為多可恥！假如下個學期、再下個學期也不及格，難道，就讓父親蒙在鼓裏自己僥倖過關？

他有了主意，而且是絕好的主意。

「媽媽，下學期，我去讀染織科，老師說，我的圖畫很有基礎，將來學染織會有出息的。」

一絲星光在母親眼裏閃爍起來。好兒子！她的靈官就是天生跟畫畫有緣分！

「書鴻！書鴻！」校園的一條小徑上，有人氣喘吁吁地喊着奔跑過來。常書鴻從一個支起的小畫架上偏過了頭，整個神魂還沒從心靈裏的一片綠蔭中走出來。

這兩天，他心裏充溢着由莫名的溫馨和無邊的暖意所交織

成的衝動，像眼下四處瀰漫的桂花的芳香，令他有受用不盡的歡悅。燦爛的秋光遍地漫流，校園秋樹似金，丹楓如火。

楓樹，楓樹，為甚麼他會對楓樹情有獨鍾呢？是楓樹中的這個「楓」字與楓橋的「楓」同音同字？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在他心中萌動，一股亮晶晶的溫情，就像荷花池畔的雨後蓮葉，化為一串串水珠，在心中悠悠碰撞……

上週，回娘家的小姑，從婆家諸暨楓橋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令 19 歲的書鴻一見就難以忘懷。小姑是「她」的繼母，沒有血緣關係，可從輩分說，他和「她」是姑表兄妹。

三年前，祖母按風俗，早早給靈官和另一個表妹訂了婚，那時，他心裏並不樂意。但為不讓祖母生氣，他聽從了母親的勸說，忍住了。可是自從上了這個省立學校，他就有了解除這個婚約的決心，自從見了那個「她」，他「解約」的心更堅定了。

姑娘就在楓橋，就在那個跟楓樹同一字音的楓橋鎮。她的身材，是那樣苗條婀娜。她那雙眼睛，黑如點漆，朝人一瞥時，書鴻就真的被「攝魂奪魄」……

不不，不能想她，也不能想其他一切。現在的他，只不過是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染織科的插班生。從原先的電機科到染織科，只不過使他稍稍接近了自己的興趣愛好，多了一些遐想的機會，離真正的繪畫之夢，還有十萬八千里。雖然每有空暇，他就千方百計去與山水自然相親，但現在的他，除了自己的學業，甚麼都不能多想。

常書鴻迷迷惘惘抬起頭來，一見來人，兩眼頓時閃亮起來。

常書鴻家貧，在交友上卻不「貧窮」。轉到染織科時，他又

碰到了一個好友，叫沈西苓。沈家也是家境富裕的望族。沈西苓父親在名噪一時的絲綢世家、浙江規模最大的偉成絲織公司當賬房。常書鴻和沈西苓，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染織科是他們「望梅止渴」的好所在；絲織公司工場提供給他們觀摩的五彩繽紛的染織圖案，更是最好的「直觀教具」。

面對着一堆堆的染織圖案紋樣，面對着一匹匹美麗光滑的絲綢，心靈的閘門總是那麼輕易地被打開，他們無話不談。一種色澤的變化，一種圖案的設計，都能在他們心中激起萬千漣漪，有關印象主義、象徵主義，有關高更及其因塔伊底土人服裝受到啟發而創造的嶄新畫派，都是他們討論不休的話題。

今天，沈西苓一到他跟前，就晃着一張請柬，興衝衝地說：「書鴻，星期六下午，我們可以去參加西湖畫會的聚會了。」

「真的？」常書鴻大喜過望。

平湖秋月。水榭的裏裏外外，坐得滿滿的。儘管是「西湖畫會」的平常聚會，卻總能吸引許多在校就讀的學生，常書鴻就是其中的新客。

幾張紫檀木的茶几，一杯清香的龍井，身旁三兩知己，眼前一池秋荷。就此一派湖光山色，就足令他們陶醉。

這次，畫會的主要議題是前不久在滬上舉行的關於中西美術交流的討論，當議論到最近報上討論熱烈的一個話題——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張時，一個個更是興致高昂。

常書鴻兩手抱膝坐在角落裏，靜靜地聽。這次畫會的組織者——首腦人物豐子愷沒能來，使他略感惆悵。豐先生儘管去了

上海，還是由畫會的負責人周天初，向他們傳達了吸收沈西苓和常書鴻加入西湖畫會的喜訊。這個喜訊使靦腆的常書鴻既喜出望外又略感愧疚。他知道，若不是西苓的鼎力推薦，就憑他這連「茅廬」也未出的工校學生，就憑他的那些為減輕家庭負擔而為小作坊畫的木炭人像畫，是絕難成為畫會一員的。

當然，對於好友西苓來說，這個喜訊，只不過是對自己即將成行的留學生涯的一種獎掖。在來路上，西苓告訴常書鴻，沈父已答應送他去日本留學了。

畫會上，常書鴻自始至終默不作聲，但他對別人的話語一句也不曾漏過。這些在工校裏難得聽到的談論，對他來說，太有意思了。不是嗎？縱然看遍千萬種染織圖樣，何曾得知「思想自由，兼容並蓄」這樣高明之至的辦學主張？縱然你畫得山青水白，可曾聽說過「介紹西洋藝術，整理中國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這樣鼓舞人心的學術目標？外面的世界多麼精彩，等着他去認識去發現啊！

是啊，假如他也有沈西苓這樣的家庭條件，無疑也會選擇去留學，當然，不一定去日本，因為他醉心西畫，而要學好西畫，法國巴黎是首選。可家裏……

一想到家裏，祖母那份過於殷切的期盼、父親那嚴厲的眼神和母親瘦削的面容，又在他眼前浮現出來。他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

丹桂的香氛還未散盡，楓葉又染出了它的第一縷杏黃和酡紅。

常書鴻步履輕快地走在南山路的小道上，他經常從這兒抄小

路回家。畢業文憑已經拿在手裏，雖然不過是一張硬紙，卻是父母盼了多年的。

剛才，在畢業典禮上，校長已宣佈他作為成績最優秀的畢業生留校任教，擔任染織科紋工場管理和預科的美術教員。這一雙重職務對期盼多年的父母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佳音。而後一項——預科美術教員一職的任命，則更是令他喜出望外。這個好消息多少沖淡了他未能與沈西苓同去日本留學的惆悵。

典禮之前，即將啟程赴日本的沈西苓在同學們的包圍圈中，將他拉過一旁，悄聲說，昨晚他已與父親商量好了，父親願意資助書鴻和他一塊去日本留學的費用。這對書鴻不啻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經過長時間思考的書鴻已經拿定了主意：對家庭經濟狀況全盤考慮後，他終於認定了自己的責任。面對着已有衣食之虞的父母，他是不能決然只顧自己遠走他鄉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使能夠暫時成行，也會無限牽掛，現在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解決生存問題。

人類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這是他在成長歲月中悟到的人生第一要義。

他婉言謝絕了西苓的好意，卻銘記了好友的這份真摯的情誼，諳熟他心思的西苓馬上爽言快語地表示：我知道你真正想去的是法國，日後如有機會，即便我遠在東洋，也照樣會讓我父親在經濟上予以關顧的。

聽他如此言說，書鴻心中一熱，立刻鼻酸起來。他伸出骨節寬大的手掌，將西苓的那雙白晳而纖細的手緊緊地攥住了。那未曾道出口的「將來定去法國」的誓言，像熱血一樣流遍了他的全身。

從公園折向拐彎處時，常書鴻忍不住在路邊折了一片亮麗的楓葉，托在手心，定睛凝視。沉思默想的常書鴻，忍不住將這片葉子放到唇邊，親了一下。

他現在的好心情，不光是因為今天下午的畢業典禮，還有畢業典禮上由校長親自宣佈的「留校任教」的佳音，還有……母親昨天說：諸暨的那個「她」，明天將會隨姑父來他們家中做客，並且在姑姑的說服下，祖母終於同意他和「她」好了……

紋工場的管理室。常書鴻與都錦生對面相坐。

儘管都錦生是比他高兩屆的老同學，儘管在此之前他與沈西苓已不知多少次來過這裏，但面臨正式的工作交接，寡言的常書鴻還是一如既往，心裏雖然很有成算，卻還是聽得多說得少，很有幾分緊張和羞怯。

都錦生卻很興奮。對於已經在家中開辦了一個小作坊的他來說，作坊的開辦是他在絲織業上大展宏圖的前奏。他早就想物色一個盡職並恪守崗位的紋工場的管理員，現在，校方委任了在畢業生中成績出色的常書鴻，這真令他喜出望外。

都錦生開啟了管理室中一隻隻存放製圖資料的大櫃，又把鑰匙一一交到常書鴻的手裏，動情地說：「書鴻，哎，從今後，我要正式稱呼你常管理常先生了。你來了，我可以放下紋工場的工作，專心於我自己的那個小作坊了。我真是萬分高興你的到來，這將使我沒有後顧之憂。我可以在絲織品上另闢蹊徑，在我的小小絲織廠生產一些別的廠家從未生產過的東西，將教從未到過杭州的人從我們的絲織品上好好認識杭州……」

書鴻忍不住插問：「你說從未生產過的絲織品是甚麼？哎，如果這是生產秘密的話，那麼請恕我……」

都錦生哈哈大笑：「對你，我還有甚麼秘密嗎？我要生產的，是我們杭州人看不夠愛不盡的西湖風景呀！」都錦生打開一隻抽屜，抽出一件樣品。一幅平湖秋月織錦圖，生動地展現在常書鴻面前。

常書鴻連連點頭稱讚，說：「那麼，以後這些織錦是否都以西湖實景為表現對象呢？」

「那只是一部分。至於這織錦內容，我想以後還可以擴展到別的名山大川，還有，中西名畫所表現的種種題材都可以設計……」都錦生繼續興致勃勃地告訴常書鴻：待這些產品形成有規模的生產並投入市場後，就要正式打出牌子去，他對這種有名畫觀賞效果的織錦的推向市場，十分有信心。

常書鴻聽得入迷，又忍不住問：「那你的作坊，不不，以後應該稱工廠了吧？將打甚麼旗號，叫甚麼名字呢？」

躊躇滿志的都錦生，一臉矜持的微笑：「對於有志於創辦企業的人來說，還會繞開自己的名字嗎？都錦生辦的工廠，自然就叫『都錦生』！」

都錦生說着，推開裏屋的門吩咐了一聲。

常書鴻立刻看到十餘個在紋工場學藝的後生小伙，像一行春天的青竹筍，整整齊齊地站在他的面前。

1924年9月的一個下午，常書鴻帶領着他所任教的班上三十多名學生來到孤山。他選中的是遠眺時望見的雷峰塔。

「雷峰夕照」是西湖十景之一，也是他一向認為最具意韻的

西湖美景。常書鴻創作的著名西湖景點的畫稿，日積月累，已是畫稿盈尺。這些畫作，有的他當時覺得還可以，但過些日子再看看，就又不滿意了。比方這雷峰塔，他也曾或遠或近，畫過無數次，但還沒有一張特別滿意，雖然有一些乍一看，還真有點逼真，可仔細琢磨，總還覺得少了點甚麼。這也是他今天特地再度到湖對岸為雷峰塔寫生的原因。

在孤山的華嚴塔旁，常書鴻已經領着學生們一絲不苟地塗抹了一個多小時了。

距學校規定的下課時間尚早，常書鴻放下畫筆，巡視了一圈。他發現還有好幾個學生尚未完成畫稿，於是便又回到了自己的畫架前。

天色向晚，一抹漸弱的陽光，斜斜地照在了眼前的雷峰塔頂。視野中，那圓錐形的塔頂在日暉中呈現出一圈柔和的光影；一種淒清的美麗映現在湖中。

常書鴻畫着思索着，突然悟出：以往畫這雷峰塔，是只求形似，只求比例的真實，卻沒有在所畫對象的「神魂」中進行聯想。比如，他以往畫的僅僅只是塔，卻從未想過即便是靜物，也是有生命、有靈魂的……

突然，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從遠處傳來。常書鴻詫異地抬頭一看，只見對岸一團灰霧瀰漫，原先倒映在湖水中的雷峰塔影，倏忽不見了。

灰沙伴着隆隆如雷的聲音，飄揚在西湖上空。

常書鴻好不驚心！親見這一幕的學生們，紛紛跑攏來，幾十張嘴巴發出同一聲呼喊：「塔！塔！雷峰塔倒了！」大家目瞪口呆。

多少年後，只要回憶起這一幕，常書鴻還是忘不了當時心驚肉跳的感覺。不是嗎，一個美麗而又悠久傳說的象徵，一座本應是千秋萬載聳立着的寶塔，說倒就倒了！

世上甚麼東西才是永恆的呢？

孤身萬里渡重洋

歡快的嘖嘖聲在常家所居的院子上空響徹雲霄。常家的二兒子常書鴻，今日完婚。

含羞帶嬌的新娘，像一朵帶露的玫瑰，燦然綻放在新房中。幸福得發暈的常書鴻，緊張得幾乎手足無措。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突然想起了這一俗話。相戀已久的愛人終於投入了他的懷抱。剛才，按照母親選定的吉辰，在一幅猩紅的氈毯上，行過了三跪九叩的拜堂大禮。按常家那麼多七大姑八大姨的主張，「跳火盆」「揭紅蓋頭」這類鄉俗本來也少不了，可在具有新思想的美術教員常書鴻的堅持下，這些俗套全都免了！

新娘因嬌羞而更顯嫵媚。雪膚花貌的她，站立時似一株水竹，坐下時就是一莖蓮荷。

對於這位令他朝思暮念的姑娘，書鴻心裏湧上千般愛意。

一年前，當他終於克服羞怯之情向她微露愛意之時，正是她的勇敢，使兩人堅定了相愛的決心，也初嘗了禁果。要知道，女孩幾次來杭州，原也是為相看另一位親戚家的小伙子。可是，一見了書鴻，她說，自己霎時像喝了迷魂藥：「心裏裝不下任何人了！」

這是她初次躺在他懷裏時喃喃道出的第一句話。

聽了這樣的愛情表白，書鴻像喝了濃釀的紹興「十年陳」，立時就醉了。他相信，世上決沒有比這更動人的情話。霎時間，他

快樂得幾乎窒息。

一切等待的苦惱都化為烏有，剩下的就是如魚得水的幸福和甜蜜。此後，他將為這份如火如荼的愛情，承擔起為夫為父的全部責任。

他懷着滿腔感動，將嬌羞的新娘拉向懷裏，聲音顫顫地說：「我這一輩子沒向任何人發過誓，但我要向你發誓：陳芝秀，不管山崩海裂，我都會好好待你！你信嗎？陳芝秀！」

渾身戰慄的新娘眼睛濕潤了。她沒有看錯他。不會花言巧語的男人，是世上最可愛的男人。他愛她！剛才，他說甚麼來着？他連姓帶名叫她的名字，而不是柔柔地叫她「秀」，就像他平日在課堂點學生的名。聽，他竟然叫她：陳芝秀！

多可笑又多可愛的常書鴻啊！陳芝秀嬌嗔地噙着淚花，再次笑了。

常書鴻就要乘坐大郵船去法國了！法國，那是他晝思夜想的藝術天堂！

家裏經濟依然拮据，這張從上海開往法國馬賽的統艙票，還是沈西苓的父親慷慨解囊花了 100 大洋買來送他的。常書鴻自己的口袋裏，只有母親給的幾塊曾是她陪嫁壓箱的銀圓；祖母曾執意要將身上唯一一件首飾——銀耳環摘下給他作盤纏，被他堅決地謝絕了。唯有母親這幾塊銀圓他無法也不能謝卻。這銀圓在這幾天裏都教他摩挲得通體溜光了。

父親肩負常家長子之責，他在這樣的場合說的話語自是越發地鄭重。

「書鴻，大丈夫志在四方，既然出去了就不要牽掛家中。好在

我還有點事做，粗茶淡飯總能顧牢家裏，況且你哥哥、你三個弟弟現在均能自立。你此番出去我沒有二話，只要你好好學習，光耀常家的門楣，我們就放心了！」

一向寡言的母親沒有說甚麼，只用手帕揩去了眼角的淚花，比出一個手勢示意芝秀跟她去，而當芝秀回到他們的小房中時，便有了這六塊尚存母親體溫的大洋。

「『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看來，我們也要如此了！」離別前的那個晚上，常書鴻喃喃地說。依依惜別的愁緒像猛漲的潮水，漫湧他的胸中。

「甚麼？你說甚麼？」珠淚紛紛的陳芝秀一時沒聽明白，抽泣了好一會的她，突然側身坐起，掀開常書鴻的圓領汗衫，在他的右肩頭輕輕地而又飛快地咬了一口。

常書鴻一哆嗦，立刻明白了愛妻的用意。

「痛嗎？知道痛你就不會忘了我……」她嬌嗔地喃喃着，用小巧的嘴唇和纖細的手指親吻並輕撫被她咬過的地方。

「芝秀，我們想想高興的事吧！」他動情地安慰她，「我記牢祖母的話、父親的話，一定會好好的，一定會有出息的。你放心，也許用不了三年五載，只要我學有所成，有了立足謀生之職，我就將你接出來！」

陳芝秀噘起嘴，說：「說得再好，也是口說無憑！」

「那你說怎麼辦？」

陳芝秀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撒嬌道：「那你寫下來，寫在我的心上，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

他順從地做了。相戀感覺真是奇妙，平時他覺得自己還是很有男兒氣概的，可這時候他就是想對妻子百依百順。

百般恩愛的纏綿，都留在了昨日。

面對大江大海，常書鴻豪情頓生！為這一天，他期盼了多少時日。現在，他終於能夠攀上這架舷梯，在藍天白雲下飛向藝術的世界了！這天是 1927 年 6 月 16 日。

三個月前，他報考了浙江省教育廳選拔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浙籍公費生的考試。但是，錄取日期都過了，就是遲遲不發榜！後來有人傳下信來：考試是假的，錄取的名額早就叫那幾個有名的大學爭去了，那些有權有勢的七大妗子八大姨的小舅子們早都將名額瓜分完了！你們這幫老實人還在死等，真可憐！

一瓢冷水潑頭，他被激怒了，卻沒有死心。不過，公費留學無論如何是水中月鏡中花了。

公費不成，不是還有自費留學嗎？他只能破釜沉舟，自費留學！在得知了原委後，拍案而起的父親收回了前些年的固執：只要你自己去得成，家裏照顧芝秀。從下了決心出去，他一直忙得像走馬燈。能夠幫忙的朋友，都去聯絡了一番。

幸虧有都錦生這樣的朋友，已經小有名聲的都錦生出面與校方商議，學校給了都老闆面子。工學院的李熙謀院長慨然答應他帶職自費赴法留學，同學也都給他打氣。沈西苓從日本捎回消息來，他父親再次許諾：旅費船票，就由他家負擔。

常書鴻拎着一隻藤籃，抱着一隻包袱，站在甲板的舷梯旁，耳聽聲聲洪亮的汽笛，目睹外灘的景物漸漸模糊。

「你這是統艙票，怎麼好站在這裏？」一個船員走過來，看了他手中的票，立即揮手道：「快下去，到下面去！」

常書鴻趕緊護住了那隻藤籃。籃子裏有隻小小的瓷罐，那是